牵挂着那一棵棵树，奋斗在那片林中

尚 未

逐梦

一

从出生到现在，他始终与一种事物有着不解之缘——森林。

他叫丁玉辉，是土生土长的塞罕坝人，也是百万亩林场的第三代建设者。

2001年冬天，十九岁的丁玉辉与十几位林场子弟一起，坐着汽车下了坝。后来，又坐了几天几宿的火车，来到云南大理。在这漫长的旅途中，他憧憬着即将到来的部队生活。进了军营才知道，自己的具体兵种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森林部队，担负森林防火、灭火任务。

那一刻，丁玉辉的心中一阵雀跃。

出生于塞罕坝、成长于塞罕坝的丁玉辉，从小就喜欢森林，喜欢它的博大、深邃、静谧。告别塞罕坝前，他独自去了趟森林深处。那是一片落叶松林，树木高大粗壮，在落雪的映衬下，一切显得格外寂静美丽。丁玉辉在林中缓慢穿行，摸一摸这棵树，望一望那棵树。偶有枝杈上的积雪被风吹落，飘到他脸上，一阵清新凉爽。

关于森林的记忆总是美好的。至今，只要一谈到与森林有关的话题，丁玉辉的眼里就仿佛有光一般。

二

1957年，中共河北省委同意在围场县塞罕坝建立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。翌年正式建场，总经营面积五十万亩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丁占仓加入造林队伍，成为第一代塞罕坝林业人。

丁占仓是丁继友的四叔。多年以后，高中毕业的丁继友在四叔的带领下，以临时工的身份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三道河口分场，帮忙植树造林。就这样，丁继友成了第二代塞罕坝林业人。

丁继友喜欢坝上，喜欢夏秋两季湛蓝的天，喜欢冬季洁白的雪。虽是临时工，他对待工作却极为认真。这么一个吃苦耐劳又有责任心的年轻人，自然引起林场领导的关注。1976年，林场招工，丁继友被招进了林业队伍，成为一名采伐工。工资不高，活儿很累，但他很满足。

后来，丁继友认识了同为塞罕坝人的刘凤琴。在落叶松、樟子松、云杉、白桦树的见证下，两人结为夫妻。1982年儿子出生，取名丁玉辉。

三

四十年后，2022年7月的一个下午，我与丁玉辉面对面坐在了塞罕坝一家宾馆的房间内。窗外不远处的山坡上，就是墨绿的森林。虽是盛夏，却不用开空调，整个坝上就是天然避暑胜地。

共同的从军经历让我们一见如故。而且，我们都是在入伍第一年当了无线通信兵。

在云南绵亘的群山中，丁玉辉背着军用报话机，与战友们处理过几起森林火险。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中，他紧紧跟在战友们身旁，用热血与青春守护着祖国的森林。当然，也曾有过小小的遗憾，以为入伍后能手握钢枪，成为保家卫国的英雄。但是，当他在森林中穿梭，仰头从茂密的树冠罅隙去寻找天上的白云、灿烂的阳光时，这小小的遗憾就像森林里飘荡的雾气，很快被驱散了。

在大理，丁玉辉常常梦见家乡，梦见塞罕坝的森林，梦见自己在林中奔跑，而后会从梦中醒来，傻傻地笑一下，又沉沉睡去。

入伍第二年，上级将丁玉辉调到了昆明总队，还是森林武警，但不再跟战友们往森林里钻了。他怅然若失，却一时不知道究竟为什么。直到一次给家里打电话，母亲刘凤琴接的电话，丁玉辉问父亲在没在家，母亲答了一句："坝上栽树去了。"那一瞬间，他的心猛然一动，怅然若失的感觉不翼而飞。

2003年底，丁玉辉退伍了，他与十位同乡一起又回到了塞罕坝。留在部队的战友曾劝丁玉辉，让他也继续留下。但他想了又想，还是想回坝上。他想念那里的林海，他离不开森林。父亲也支持他回来，父亲说塞罕坝需要年轻人。

四

2004年4月，像父亲当年那样，丁玉辉以临时工的身份，进了林场扑火队。

森林防火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生命线。作为一支机动灵活的专业扑火队伍，丁玉辉清楚他和队友们肩负的责任多么重。

其实，对火的防范意识早已流淌在丁玉辉等人的血液里。他们还是小学生时，学校就经常组织防火宣传。孩子们拿着小喇叭，喊着"护林防火，人人有责"的口号，穿梭在大街小巷。从那时起，进山不带火种就成了丁玉辉的习惯。

在扑火队，队员们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十人一个宿舍，有早操、体能训练、防火扑火专业训练。曾经是军人的丁玉辉很快就适应了。每个月的工资不多，但没人抱怨。这些林场子弟，深知父辈们植树造林不易，深知塞罕坝如今的一切要倍加珍惜，深知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意义。

有时，丁玉辉与队友们在林中巡逻或在林间小路上奔跑，他甚至会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，分不清自己是在云南还是在塞罕坝。若说有区别，是在冬季。云南没有雪，塞罕坝却有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银装素裹。

2006年，丁玉辉转为林场正式职工。过了一年，他的人生中又有一件大事发生。他和一个姑娘携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对方是围场二中的教师，叫孟凡玉。两人皆是坝上人，成长背景都离不开森林。

五

2010年，作为第三代塞罕坝林业人的丁玉辉，工作有了变化。他离开扑火队，调到千层板分场，成为一名施工员。

从此，丁玉辉与塞罕坝的广袤森林，彻底融为一体。眼中看到的，除了森林还是森林。林中穿行，陡坡攀爬，一天走两三万步很常见。有一次任务量大，一天里他足足走了四万多步。

曾经飞鸟寥寥的荒芜之地，如今成了动植物的天堂。耳闻目睹塞罕坝的巨变，工作中的丁玉辉常常被强烈的幸福感所充盈。

但工作仍是辛苦的。辛苦的同时，还有危险。

2013年秋天，按照统一规划，需要对在烟子窑营林区头道沟生长的树木施行营林——去小留大，去劣留优，去密留匀。在营林区主任曾海丰的带领下，丁玉辉钻进林中"打号"，即用小板斧在需要砍伐的树木上做记号。这项工作看似简单，但危机暗藏。林密草深，既要仰头辨识树木，又要注意脚下安全，以防发生意外。塞罕坝生态环境优良，森林中野生动物种类繁多，有的甚至有毒，比如一种灰色的蝮蛇。这些都要当心。

丁玉辉边"打号"，边小心翼翼地在林中穿行。突然，一阵奇怪的响动由前方传来，他急忙站定脚步，瞪大眼睛仔细望去，心怦怦直跳。

一头硕大的野猪，带着十几只野猪崽出现在前面，距丁玉辉不过二三十米远。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野猪，他知道若招惹了这家伙，带崽子的野猪将十分凶猛。

"别动，千万别动！"身后传来曾海丰低低的警告声。

想到曾主任还在身后，丁玉辉紧张的神经略微放松了些。他握紧小板斧，屏息站在了原地。

野猪沙沙的脚步声，猪崽子唧唧的叫声，周围徐徐的风声，头顶的鸟鸣声，自己的心跳声……一股脑儿灌进丁玉辉的耳朵。

好在，曾海丰的策略有效。野猪并没有理会二人，渐渐消失在了密林中。

身为林业人，面对更多的，仍是艰苦的条件。

攻坚造林，大部分都是在远离场部的地方。虽说现在道路状况好了，但中午也回不去，就在工地上吃点方便面当作午餐，然后继续与石块、沙砾做斗争。在土层仅有五六厘米的坡地上将树木栽活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一个植树期下来，丁玉辉总会瘦上几斤，但好处是也锻炼了体魄。

最苦的仍是冬季。塞罕坝的冬天，漫长，酷寒。现在条件比过去强了太多，屋里有集中供暖的暖气。尽管如此，也抵挡不住室外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，半夜醒来仍觉得冷。碰到大雪封山时，丁玉辉最长一次一个多月才下坝回一趟家。妻子孟凡玉十分理解丈夫的辛苦，却也难免抱怨："你把家里当宾馆了，晚上来，白天走，一走就十几天……"

丁玉辉只能憨憨一笑。

六

当年，丁玉辉的母亲也曾这么抱怨过他父亲。

当年，父亲丁继友也是常常十几天甚至一两个月不回家，似乎坝上有干不完的活儿。即便回到家中，也累得没工夫跟家人多说上几句话，简单吃点饭，就上床呼呼大睡起来。丁玉辉曾觉得父亲很陌生，似乎都不关心他这个儿子。

长大后，当丁玉辉自己也成为一名林场人，他开始慢慢理解了父亲。

一天，丁玉辉开车带着父亲去北曼甸林场执行造林任务。路过一片树林时，曾是北曼甸林场主任的丁继友，突然让儿子停车。

"还远着呢。"丁玉辉不解。

"让你停，你就停。"丁继友说。

丁玉辉只好将车靠边停下。丁继友打开了车门。山风裹挟着树木、野花、野草的味道，倏地钻进车内。丁玉辉情不自禁深吸了几口气。再看父亲，已经快步爬上了路旁的陡坡。

那里，一棵棵长势茂盛的落叶松，正挺立在山地上，就像大地上撑开的一把把伞。

"儿子，你看！"丁继友奔到一棵树下，用手拍了拍粗壮的树干，仰头看看，又低头看看，像欣赏一件艺术品。

"嗯，长势不错！"丁玉辉顺口回复。

"这些树，可是你爹我当年栽下的……"丁继友自顾自地说着，又用力拍了拍树干，像是在拍一位多年老友的肩膀。

似有一支箭啪地射到丁玉辉的心上，他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——哦，父亲是在向儿子"炫耀"当年的自己啊！他在"炫耀"自己的青春岁月，"炫耀"那些无怨无悔的过往，"炫耀"曾流过的汗水、付出的心血。那一刻，他想起了年轻时的父亲，为了工作而忙碌不歇的父亲。现在父亲老了，接力棒传到了他的手里。

丁玉辉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他也会带着女儿走进自己栽种的森林，对她说："这是你爹我栽的树！"

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，女儿在林中奔跑，在林间舞蹈，那些金黄的松针簌簌而落。风吹来，女儿的脚下发出唰唰的声响，像是大山在与她轻语。

题图为塞罕坝机械林场风光。

林树国摄

上图为丁玉辉在测量树的胸径。

王海平摄

我与一座城

青衣江边的小城

杨 青

青衣江奔涌不息，自西向东穿雅安城而过。山环水绕间，地处川西一隅的雅安城，虽稍显逼仄，却是一派灵动的景象。

九年前的夏天，我从大学校园径直奔赴四川雅安，供职的报社就在青衣江畔。那时的雅安，地狭城小，从西门大桥到青衣江大桥约五公里距离，几乎已涵盖了城市的主要区域。当时，报社也在老城区内，周围人口稠密，楼房老旧低矮，街道也透着局促。

每日上下班，我都要经过江上一座廊桥。廊桥造型古朴别致，既通车辆，也走行人。桥上还建有商业街，是小城繁华所在。站在廊桥上，看着青绿色的大江蜿蜒而来，人们自在地在江边小憩，燥热的天气随即有了凉意，纷繁的心绪也平静下来。除廊桥外，青衣江上还矗立着其他几座大桥，它们将岸边的街巷楼宇连为一体。

历史上的雅安，离不开青衣江水的滋润。

以前，生活在这里的人若要远行，要么选择陆上的茶马古道，要么乘坐舟楫。旅客在城外码头登船，过洪雅、进乐山，沿岷江入长江，去到重庆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等地。如今，水运盛况不再，江边的一处"西康码头"却留存下来，成为一代代雅安人恒久的牵挂。

青衣江带给雅安人的，不只是水路的记忆。因为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交接地带，雅安降雨量丰沛，"雅雨"成为本地一大景观。淅淅沥沥的雨落入青衣江中，江水甘甜清冽，成就了"雅鱼"的鲜美。一直以来，雅安人颇因这些而自豪。

我刚到报社工作时，由于人地两疏，心中常会升起一种漂泊感。那时，我偶然关注到雅安本地有一本文学刊物，名字就叫《青衣江》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投去一篇散文，没想到一个月后竟发表了。

时隔多年，我至今还记得，那个冬日的傍晚，我拿到那本刊发着自己文章的《青衣江》杂志时的兴奋。我独坐在江畔的一个茶摊处，夕阳的余晖照射下来，穿过稀疏的黄葛树洒落在杂志上。我的心底涌起一股暖意，迷惘的情绪也被江风渐渐吹散。

自那时起，我成了《青衣江》杂志的常客，埋头笔耕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许多文章也在"雅雨"飘飞的深夜写成。从此，青衣江于我而言有了两重含义：一个是具象的江河，它以涛声、雾霭、激流给我以慰藉和启迪；另一个则是精神的江河，它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，也收纳了我最初的文学梦想。

前几年，我所在的报社搬迁至金凤山脚下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常去爬金凤山。金凤山不高，却是雅安城的一处制高点，爬上山顶，可以眺望整个雅安城。记得刚到雅安时，金凤山还属城郊，如今这里已经越来越热闹，又建了城市公园，遍植鲜花绿树，四季游人如织。

雅安城的模样也改变了不少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街道日益宽阔，各类高新产业陆续在此扎根，蒸蒸日上的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。飞速发展的雅安城，城市面积大大拓展，可人们与青衣江水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，反而更近了。

在雅安城东，姚桥新区、大兴新区、文教新城等建立起来，那些崭新的建筑皆沿江而立。为进一步畅通城市交通、加快城市发展，大兴大桥、大兴二桥、草坝青衣江大桥纷纷飞跨大江之上，人们过江更便捷了。

多年前，雅安的沿江公园仅有三雅园一处。然而最近数年间，北纬三十度公园、熊猫绿岛公园、桃花岛公园等沿江公园陆续建成，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人们与江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亲近江水的机会越来越多。

雅安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面貌的改变上，还体现在与外界的交通越来越方便。昔日，雅安虽有陆路、水路，可终因地处山区，交通往来颇为不便。进入新世纪后，先是雅西高速公路通车，畅通了雅安到四川凉山、云南等地的交通大动脉。随后，由四川雅安、甘孜经西藏至新疆叶城县的雅叶高速，也进入如火如荼的建设阶段。最令人欣慰的是，川藏铁路成雅段建成通车，雅安人期盼多年的铁路梦想，终于实现了。

进入秋季，天气逐渐转凉，在青衣江岸边，迁徙的飞鸟又陆续回到这里。人们聚在江边看水、观鸟、拍照，江风吹拂，各自享受着生活的惬意。我目送着江水从脚下流过，畅想着未来的生活，将自己的生活和理想，融进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。

下图为雅安青衣江廊桥夜景。

夏 森摄

桃花盛开的地方

方 进

我的家乡在安徽庐江，那里到处都有桃花。印象中，我出生的洋河村正是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。

记得每年清明前后，小村的村头地角、池边路旁，桃花遍开。特别是村子后面的山岗上，几十亩桃园，一树树粉红的桃花竞相绽放。每天放学归来路过桃园，我们这些孩子总会停下脚步，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桃子，心里充满了期盼。

到了桃子成熟的季节，生产队会安排专人看护桃园。我叔叔是看桃专业户，在桃园中搭个草棚，每晚睡在那里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都坚守在桃园。收获果实的日子到了，村里人都奔向桃园，在队长的指挥下一起摘桃。桃园里荡漾着欢声笑语，人们心头满是丰收的喜悦。

村里分田到户后，那一片桃园也分给了各家。往日里那盛开的满园桃花、全村一起收获的桃子，成为遥远的回忆……

几年前，早已离开家乡的我听乡亲们说，城里有人到村里来搞规模经营，把村后的那片山岗连同后山冲里的几十亩农田都承包了。先是种了葛根，后又改栽了桃树，面积比以往大多了。后来，弟妹们回村时正赶上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发给我。我看了心驰神往，迫不及待想回村看看。

春暖花开，高铁飞驰。我又见到了久违的故乡的春天。一回村，我就直奔村后山岗上的那片桃园。沿着绕村公路，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桃林，顺着山坡，跨过山谷，一直延伸到对面的山岭上。走近桃园，那些桃树高度一样，连树型都几乎一致，树头花已落，绿叶渐成荫。可惜我来晚了，错过了满园花开的盛景。

看管桃园的依然是我叔叔，如今他已七十多岁。叔叔领着我循着桃园观赏。他告诉我，前些日子桃花正开，漫山遍野红红的一片，城里的人们开着车，到这里拍照、拍视频。那小车从村头一直排到村外，望不到头。听了叔叔的描述，我羡慕不已。叔叔说，等到桃子熟了你再回来，满园的大黄桃可香可甜了！

叔叔带我来到桃园北侧的小山坳，那里有新盖的一排简易房，房前铺着平整的水泥地面，还砌了一个花圃，开着各色的花。叔叔和婶婶每天吃住都在这里。走进屋子，有客厅、厨房、卧室，还安装了空调。

"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"叔叔带着神秘的口气对我说。原来，庐江县有关部门下发了文件，关于同意五个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的批复，洋河村赫然在列。之前就听说，洋河村在争取美丽乡村建设项目，现在终于定下来了。我十分惊喜。叔叔告诉我，村里要新建公厕、活动广场、快递驿站、公交车站，还要建村史馆、阅读书屋、老年活动服务中心……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我听了心潮澎湃。
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相信家乡的明天，一定会像这片土地上盛开的桃花那样，绚丽而多彩！

大地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